

死城的传说

刘 兴 诗

封 面 图：高 泉
插 图：高 泉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茫茫无际的塔克拉马干沙漠里，掩埋着一座神秘的古代死城。

小艾桑听爸爸说，死城里有一口封闭的宝井。只要把宝井找到，就可引出清凉的甘泉，改变沙漠的面貌。艾桑和他幼年的女伴古扎丽怀着寻找宝井的理想一起长大。他们为了给沙漠上穷困的乡亲们造福，不畏强暴，不惧艰苦，不惜牺牲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……

作品着重描写了这两个孩子寻找和保卫宝井的曲折过程，刻画了艾桑与古扎丽的坚强、勇敢的性格和善良崇高的精神面貌。作品最后，还展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征服沙漠，使死城复活的奇妙远景。

死 城 的 传 说

刘 兴 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印张 70千字

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5,000册 定价0.26元

目 次

“死城”的歌·····	1
沙漠孤儿·····	2
“魔法师”密契尔·····	18
古扎丽,你在哪里·····	40
沉睡的绿洲·····	63
重逢·····	77
被遗忘的清泉·····	102
八十年后·····	115

——旁人的记述

“死城”的歌

从前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
沙漠“死城”的大门紧紧闭锁。
谁若是猜出那是为什么，
便能够找到开门的锁钥。

时光啊！请你告诉我，
它经历了多少岁月？
风沙可曾把它的容颜销磨，
废墟里可还跳动着生命的脉搏？

勇敢的人啊！我为你而高歌。
弹起你的三弦琴，骑着你的骆驼，
快走进茫茫的沙漠，
去寻找古城的处所。

用你的勇气揭开风沙的神秘帷幕，
用你的智慧把那难解的谜底猜破。
引出沉睡地下的生命泉水，
让它敞开大门、重新复活。

沙漠孤儿

我从小就生长在沙漠里，除了那绵延不绝的黄色沙丘，再也不知道大地上还有别的什么景色。是的，黄沙是热风的宠儿，是披盖在塔克拉马干身上的永不脱卸的衣袍。在我这苦命的穷孩子的身旁，它也是唯一可以触及的现实景象。它是那样的辽阔无垠，那样的枯燥乏味，那样的压抑人们的精神，又是那样的强烈激发起人们，去追求一个美好的天地的欲望。正象一首古代的民谣所吟唱的那样：

望不尽的黄沙漫漫，
走不完的广阔的塔克拉马干。
风儿啊，吹扬起阵阵尘沙，
迷障了我的双眼和心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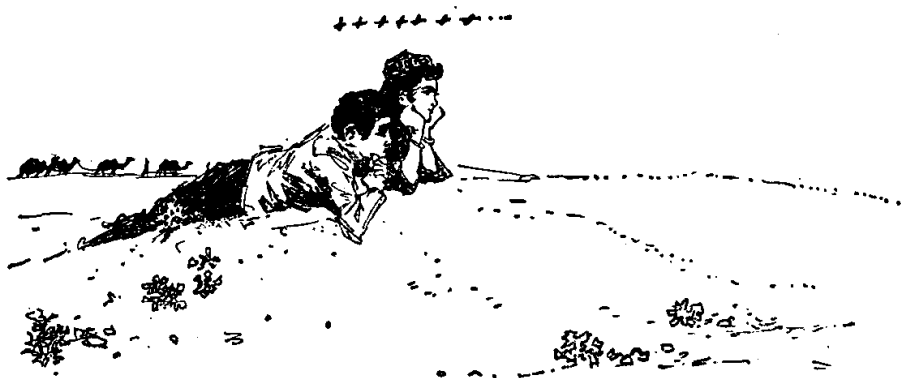
哪儿有传说中常青的花园？
瞧不见被湮没的古城的塔尖。
骆驼啊，你伴随我的疲倦的脚步，
把茫茫的大沙漠踏遍。

拨动了我的热瓦甫的琴弦，
泪水忍不住滴流在胸前。
唱一支美好希望的歌曲，
把心里的话儿吐露在唇边。

心儿呀，你飞向博格达冰峰的巅尖，
歌声啊，你唤醒黄沙下沉睡的清泉。
让滚滚洪流冲洗尽我的愁颜，
让幸福的鲜花重新开放在人间。

是啊，要是有一朵鲜花真的能在我的眼前绽放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可是回顾四周，到处都是望不尽的茫茫流沙，那歌声里的永不凋谢的花儿又在何方呢？

当然，在这浩渺无边的天地间，景色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变化。当空中不再有狂风呼号，所有的尘暴都平息下来，天空里不再有一些儿沙雾迷翳的时候，也能眺见笼罩在头顶的星穹，晴空，朝阳，晚霞，和一缕缕轻烟似的稀罕的白云。甚至，有时在极度闷热之中，还会在灰沙蒙蒙的天边，浮现出一幅幅捉摸不定的海市蜃楼的神秘图画。它时而是一座行人熙攘的热闹集市；时而是一片朦胧不清的绿葱葱的果园；或是一泓浮现在人们的焦渴的嘴唇边，却永远也没法贴近的诱人的清泉。用它们各自所特有的画面，来装饰这寂寞单调的大沙漠，把人们的幻想引到另一个遥远的极乐天国里去。然而，这



些用手指触摸不到的天空景象毕竟总是不关紧要的。

从前，在我那毫无任何欢乐的童年里。我时常带着一天奔波的疲乏，和我的玩伴古扎丽无力地并躺在沙坡上，仰望着那些遥远的稀奇景象，心里想：“难道在大地上，真有多得象沙子一样到处泛滥的水？人们可以按照真主所安排的另一种方式打发日子，把生命流年全都沉浸在幸福的清波里？难道吟唱诗人所讲述的传说真的没有欺哄人，在这荒凉不毛的沙漠外面，还有另外一个花木常青的极乐世界？”

然而，谁也没有来解答我的心上的迷惑。小古扎丽虽然满心情愿地想帮助我，可是她这只会吐吐舌头、扮个鬼脸儿的糊涂小丫头，又能比我多懂得些什么道理呢？有时，我的好奇心促使我认真地和她絮聒一会儿。她却只是眨眨眼睛、叹一口气回答说：“哎！我可怎么知道呢？”

这不能怪罪小古扎丽，因为她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沙漠小村子，没有见过繁华的市镇、碧绿的草地，甚至连一朵真正的盛开的鲜花也没有瞧见过呀。在这一片尘土飞扬的世界

里，除了村子内外的少数瓜园和树木，我们所曾见过的唯一可以称为“生命”的东西，就只有那一丛丛低矮的胡杨树林了。它虽然比不上蜃楼幻景里的种种影象，但是在我和古扎丽的心目中，却比真正的天国花园更加美丽。我们经常伏在沙丘脊上，注视着在疾风中不住颤摇的胡杨树枝，低声哼唱一首颂扬它的歌曲：

你是一棵胡杨树，
长在沙地没人处。
花儿怎能及上你，
因为你的心儿太美丽……

清晨的玫瑰沾满了露珠，
你的枝丫上蒙罩着层层黄土；
玫瑰散发出沁人的香味，
你迎着狂风从不后退。

你牺牲了自身的幸福，
忍受着焦渴和孤独。
站立在这荒凉的沙地上，
鼓舞我们踏上漫漫征途。

风儿把花香吹遍四方，
你的名声从不到处播扬。



只有在行路人的心
坎上，
才是那样美丽、那
样芬芳……

唉，沙漠里的孩子
所能知晓的，就只是这
么一丁点儿可怜的东西
了。

是呀！在这冷漠无
比的天地间，谁还会有
那么多的热心肠来理会
和帮我这个可怜的孤
儿？甚至，为了我的褴
褛的衣衫和沾满了灰沙

的乱发，连洗涤灵魂的清真寺的大门也不准我跨进。村里至
尊无上的掌权的焦胡子阿訇大人，和那些有钱的“巴依”^①、商
人老爷们，每逢有什么事必须要和我搭一句话，总是捏着鼻子
站得远远的，象是害怕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会沾染了他
们的宝贵的锦缎袍子似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除了以后和我结伴生活的依乎阿依木老
爹与他的孙女儿古扎丽，就只有苦命的爸爸曾对我真心爱抚

① “巴依”，维吾尔语“地主”。

过。提起亲爱的爸爸，直到现在每当我忆念起他，心里还不禁涌起一股股感情的洪流，充满了令人神往的温馨。他是一个穷赶骆驼的，是焦胡子阿訇大人手下的最低贱的奴仆。他整辈子都是低着头含着泪，跟在骆驼的秃毛屁股后面磨蹭过去的，受尽了风沙的折磨，尝够了生活的辛酸。但是他却借此踏着骆驼的脚印，到过沙漠里的许多地方。在这谜一样的大沙海里，还有什么隐秘的掌故他不知晓，什么偏僻的角落不曾印盖下他的足迹？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腰无分文的穷汉，总也不能和那些身披锦绣长袍的老爷们相比，能从旅行里带回成驮的珍宝和美味食品。除了曾在拜城的市集上给我买来一串廉价的彩色玻璃珠子，就从来没有带给我别的什么逗人喜爱的玩意儿。不管他跟着商队漂泊到哪儿，到头来依旧是披搭着那件破长衫，牵着骆驼的鼻子，两手空空地走回我们在村边的那座小土屋子。

不过，劳苦的生涯却赐予了他以特殊的恩典。在他头脑里装填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见闻和传说，多得连焦胡子阿訇本人也会眼红。说句实在的，在我那还不十分通晓世事的心灵里，这可真比喀什的山金与和田的墨玉更加美妙诱人。每当爸爸远游归来，总要在炕头搂抱着我，让我紧紧依偎住他的肩头，把衣衫拉开，一半披盖着自己、一半搭在我的身上，半眯着眼睛，无限爱抚地摩挲着我的乱发，坐在昏晦不明的小油灯下，小声地对我讲述一个个连做梦也想象不出的奇异故事。

“艾桑，你听我讲！……”

爸爸总是这样咂巴着呛人的莫合烟^①，慢腾腾地开始

讲述。

在这一大堆如沙粒般的奇闻轶事里，最引人入胜的该是“死城”的传说了。

据说，在离开这儿三天多驼程的沙漠腹地里，掩埋着一座古代精灵栖息的“死城”。在那里，心怀诚意的人只要向下稍稍挖掘一些儿，就会发现被掩埋的街道、房屋和一块块刻写着经文的石碑。城内永远是静悄悄的，听不见声音，瞧不着人影，没有任何生命。有时，老黄风为了要向过往的客商夸耀它的珍藏，也会自动吹拂开表面的黄沙，让它半袒露出来。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，甚至更多的日子，敞开城门让人们随意参观。人们相传，城内的一间厅堂里摆放着金碗碟和银桌椅，世间最显赫的帝王也没有这样富有。但是只要谁一拿起，城门便立刻紧闭，不放他出去。除非放下宝物，城门才重新打开。

谁是这座神秘的“死城”的设计师？它是在哪一位贤明的国王执掌权力的朝代修建成的？一代又一代最有智慧与德行的老人们都回忆说，那该是不可记忆的远古黄金时代。那时，塔克拉马干并不是一片干燥的大沙漠，而和现时在蜃楼幻景里所显示的天堂世界没有丝毫差别。从天上洒落下来的雨水，从圣洁的雪山上淌流下的河水，交相灌溉着大地，到处都涌流着汨汨不绝的清泉，原野上长遍了丰盛的牧草和庄稼，生活比蜂糖水还要甜蜜。这座古城位在从关内通向遥远的波斯和大食^②的商路上，是当时西域的一个著名的王都。如今，人

① 莫合烟是一种土制的劣质烟草。

② 大食国，是我国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。

们在城内所发掘到的每一个陶瓮和泥瓶，都是用来盛贮甜酒和马奶子的，而不象现在这样仅是贮存一些平凡的活命的清水。

说来道理很简单，那时密如蛛网的小河就在门前流过，清水根本就不值一文钱啊！

日子象蜜酒一样地流淌着，过了许多幸福的年代。那时，人们白天在田地和牧场上劳动，夜幕一拉开，就拨动着琴弦摇起手鼓，用虔诚赞颂的歌声和欢欣的舞步来感谢天上的神明。

想不到这一派富饶的景象，竟引起了一个魔神的垂涎和妒恨。它吹呼着热气，把天空中的雨云赶跑；喷吐出毒火，把地上的草木统统炙烤枯焦，扯开一个宽大的黄沙帐，把大地连头带脑地笼盖起来。他还使劲扇动着秃毛翅膀，让鬼怪般的旋风，卷带着沙子在原野上到处闯荡，掩埋了所有的牧场、田舍、城垣和道路；用丑陋的沙丘，把大地的面孔涂抹得象是最难看的巫婆一样，让这块肥沃的国土永远埋在黄色流沙中，再也长不出一根瓜蔓，结不了一粒粮食。并且，他还给它带来了一个最恐怖、最可厌憎的名字：“塔克拉马干”。这意思就是“进去出不来”，一切生命一旦落入它的魔掌，就再也别想挣扎逃脱。

“难道塔克拉马干真的再也不能苏醒了？”我听得入了神，抬起头来无限迷惘地问爸爸。

“不！生命的火焰决不会完全熄灭。”爸爸抚拍着我的肩头，意味深长地回答说。照他的解释，黄沙只不过暂时遮掩了地面，但是埋在底下的生命的种子却并没有彻底消亡。据说，

在“死城”里有两口水井。其中一口在花园里，已经填满了沙土，向下刨挖几丈深，至今还能渗流出一些水来，勉强能够供给来往的行人饮用。另一口却不知隐藏在哪儿。相传那是一口被魔力封禁的宝井。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它，在井底引出长流不竭的清水，整个塔克拉马干又会遍地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，恢复自身久已消逝的青春了。

许多世纪以来，多少人想去完成这一造福于人民的不朽的功业。但是，他们不是根本就找不到“死城”就是半途畏难而废，也有不少人为此而牺牲了性命。所以塔克拉马干的大地依然蒙盖在风沙的土黄色大氅下面，整年整月在狂风的羽翼下痛苦地呻吟。

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完全被这奇异的传说迷住了。爸爸讲到这里也歇了一口气，过了好半晌，才又微微眯着眼睛，无限神往地轻声自语说：“要是真有人能找到那口神秘的古井就好了。那时，蜃楼幻景将会展现在人间，就是天堂也不会比尘世更加美好了。”

他讲完了这个故事便沉默了，只是不住吧唧着烟杆。从他嘴缝里飘出一团团青烟，把我的思绪带到那无限神秘而又遥远的古城废墟里去了。

“死城在哪儿？我发誓一定要找到那口古井。”歇了一会儿，当我从奔放不羁的幻想里回复过来，满怀美好的憧憬发出了誓言。我知道，爸爸曾经独自一人无意中闯进了“死城”，请求他把路线告诉我。

这时，爸爸已经很疲倦了，上下眼皮粘在了一起，脑袋快

要垂落到胸口，握在手里的烟杆渐渐落到身上。显然，过度的疲劳已经征服了他。但是他仍然强打起精神，半眯着惺忪的眼睛回答我。他的声音时大时小，有时几乎低沉得听不见。

“你要牢牢地记住，”他时断时续地说，“从这里出发，对准日没的方向走三天……一座尖顶的大沙山。……西北方，有一条干河床……，不用一天……河身转弯的荒沙地上……耐着性子往下挖……就能看见那座死城了。”

他说到这儿，带着极大期望似的，眼珠里闪现出异样的温情，伸出长满老茧的粗糙手掌，轻轻抚摸着我的短发，语声微微发颤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是找到了那口井，千万别忘记告诉乡亲们。沙漠里有了水，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啊！”

疲倦已经完全征服了他。他一边说着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便吹灭了油灯，胳膊一伸，翻转身倒在炕头上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我独自坐在黑暗里，胡思乱想地揣摩着这个半真半假的传说，以及爸爸最后还不曾解说清楚的那句哑谜似的话。直到我沉入了梦中，仿佛还看见有一座玉石砌成的神秘古城，耸立在我的眼前，双门紧闭的城内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泉水声，可是却时隐时现，不知它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……

我渴望爸爸能把“死城”的情况和路线讲得更清楚些，他又是这样的疲乏，已经发出一阵阵均匀的鼾声。我不忍心再惊扰他，只盼他下一次回来，能把“死城”的故事接着讲下去。可是，万万想不到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！第二天一早，他跟着骆驼队出发到阿提巴什去，在沙漠里遭遇了暴风沙，走失了一匹驮货的骆驼。押货的大管事买买提生了气，把他打得死

去活来。等到穷伙伴们把他扶到骆驼背上驮回来，已经奄奄一息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。

他的周身衣服被撕得粉碎，胸口和背脊上到处都是皮鞭抽打的血痕，嘴角的胡髭上凝结着乌黑的血块，低声呻唤着想讨一口水喝。但是焦胡子阿訇正心疼那一满驮的皮货，咬牙切齿下了一道狠毒的命令：谁也不准给他一口水，要不就得赶出这块巴掌大的绿洲，放逐在周围的沙漠里活活地折磨死。

焦胡子是村里的专制魔王，水井、粮仓和清真寺全都攥在他的掌心里。他长着两撇焦黄的小胡子，身子干瘦得象是只老猢狲，可是揍起人来却从不手软。无论是谁，只要被他逼视一眼，立刻就会吓得浑身发颤抬不起头来。如今他下了这样一道命令，谁胆敢不俯首遵行呢？

不过，话虽是这样说，穷伙伴们还是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地趁着夜色朦胧，悄悄溜摸到我们的小土屋里。他们把自己家里的坛罐底的最后一滴浑水都倾倒出来，凑了两小碗，给爸爸润了润喉咙，使他的神志略为清醒一些，直到半夜，才恹恹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我双手紧握住老爸爸的冰冷的手掌，俯伏在他那血迹斑斑的身躯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此时此刻，只感到愤恨和悲伤，哪里还有心思去探询“死城”的秘密？

爸爸在临死时满怀感情地最后望了我一眼。在那黯淡失神的目光中，充满了依恋和深沉的爱意，还带着一种企盼的神色。啊！亲爱的老爸爸，您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里，还期待着我什么呢？是盼我迅速成长，谋求到自身的幸福？还是企望我能实现曾经立下的誓言，献身于一个无限美好却又艰巨万分

的理想——找到“死城”里的神秘宝井，把滔滔不绝的清泉引向人间？

失去父亲的心灵痛苦和难以实现的理想交替折磨着我，使我再也不愿在村里居住。我咬着牙走出村子，想到外乡去寻找新生活，并且试图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探索“死城”的秘密。可是举目四望，到处都是一片迷迷茫茫的大沙漠，凄清而荒凉。一股股疾风贴着地皮尖声呼啸着，卷扬起阵阵沙尘，阻碍了我的视线和脚步。只听得风沙飕飕作响，远远近近的沙岗子，都蹣伏在尘暴的下面变得模糊不清。我赤着双脚，身披一件破烂的衣衫，又能独自奔向何方呢？依乎阿依木老爹和古扎丽跟上来，含着眼泪牵住我的手，不放我离开。

“巴郎子^①，忍忍气吧！没有亲人的保护，你就象一粒没有根的沙子一样，怎么能经得住狂风的簸扬？”爸爸的老伙伴、最慈祥温顺的依乎阿依木老爹，双手攀住我的肩膀，劝阻我说。小古扎丽也紧紧拉住我的衣襟，满脸泪痕，手儿发抖。她呜呜咽咽地不住抽泣着，把一双充满了泪水和深情的亮晶晶的大眼睛凝望着我，使我的心都快要碎了。

悲伤、愤恨和留恋的心情，把我的心头翻搅成粘糊糊的一团。唉，古扎丽呀！古扎丽。你的泪水沾湿了衣襟，滴落在我的心坎上了，我怎么能离开故乡的土地和你，亲爱的小伙伴啊！

在依乎阿依木老爹的手臂的引导下，我哀哀地痛哭着，慢慢回转了脚步，朝村子走去。

^① “巴郎子”，维语“孩子”的意思。

谁知，往回刚走了不远，买买提就带了一帮如狼似虎的狗腿子冲了出来，扬起皮鞭驱开依乎阿依木老爹爷孙俩，冲着我恶狠狠地吼道：“私自逃跑，想得倒怪美呀！你拔腿溜了，骆驼和货物该谁赔？”说着，就劈脸抽了我一鞭子，鲜血立时顺着额头流进我的嘴角里。

我被这一伙豺狼团团围住，记不清挨了多少下鞭子和拳打脚踢，最后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昏晕了过去。

当我清醒过来，慢慢张开眼皮，才发觉自己已经躺在依乎阿依木老爹的小屋里了。古扎丽哭得象泪人儿似的，端了一碗清水凑到我的唇边。她的泪珠和我的发咸的泪珠都滴流进碗里。我双手捧起碗，和着泪水一起喝了下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买买提又闯了进来。他冲着我年岁小容易对付，连唬带欺哄地塞给我一头灰毛小骆驼。从此，他把我的命运硬拴在它的脖子上，强迫我用永无尽头的苦役，来代替死去的父亲还债，并为自己混一块又酸又涩的黑皮馕馍^①来吃。

灰毛骆驼是一头不会说话的牲口。可是它的心地是多么驯良啊！它那双湿津津的大眼睛，总是洋溢着和善的友情。在风沙漫漫的寂寞的征途中，或是在宿营地的黯淡星光下，它常常转过头来，用目光向我探问，传递着相互疼惜的表情。它的躯体内部似乎蕴藏有永无穷尽的生命力，总是默默地忍受着焦渴、重负和商队主人的无情鞭挞，却又常常耐着自身的苦楚，在休息的时候伸出软搭搭而微带咸味的舌头，尽先舐抹我

① “馕”是维族人民所喜爱吃的一种烘制面馍。